

铁血风云

谷跃先
著



铁血风云 (上卷)

谷跃先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铁血风云(上、下卷)
著 者	谷跃先
责任编辑	沈耀才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江浦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7.625 插页 1
印 数	5141—12140 册
字 数	76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539—0/K·214
定 价	38.00 元(上、下)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篇敬献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新四军盐阜公安处英雄们的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章

第一节 血染的黄昏	(3)
第二节 泰山庙新四军军部	(6)
第三节 佐藤少佐与稻田芳子	(12)
第四节 郝家宅邸的阴谋	(21)

第二章

第五节 狗娃爷	(24)
第六节 大喇叭口	(28)
第七节 狗奶奶坟	(31)
第八节 聚义祠	(35)

第三章

第九节 初次遭遇	(40)
第十节 儿女情长	(46)
第十一节 茂盛商行和荣华旅馆	(56)
第十二节 突围	(62)

第四章

第十三节 三姨太和表妹	(76)
第十四节 斑竹斋里的魔影	(83)
第十五节 迷人的玉如意	(86)
第十六节 陆公祠内芳子泪	(91)
第十七节 内奸	(98)

第五章

第十八节 卢彤叛变	(104)
-----------------	-------

第十九节	罪有应得·····	(110)
第二十节	“二号”和侯队长·····	(117)
第二十一节	韩德勤隔岸观火·····	(128)

第六章

第二十二节	群魔围困百顷荡·····	(135)
第二十三节	普光长老与净水小师傅·····	(142)
第二十四节	腥风血雨里的口琴声·····	(151)
第二十五节	田彪之死·····	(158)

第七章

第二十六节	向文达殉职·····	(165)
第二十七节	牛二秀才的旅馆·····	(173)
第二十八节	“仙人山”和美人计·····	(180)
第二十九节	隐“鬼”藏怪九龙口·····	(187)

第八章

第三十节	串场河边的两个女人·····	(196)
第三十一节	忍无可忍·····	(203)
第三十二节	扬法寺接头·····	(209)
第三十三节	狗娃爷佛门得子·····	(216)

第九章

第三十四节	孙山与稻田芳子·····	(224)
第三十五节	寡妇垅的阴谋·····	(231)
第三十六节	九龙口决策·····	(238)
第三十七节	何丽娜初试手段·····	(248)

第十章

第三十八节	喜宴上的陷阱·····	(258)
第三十九节	赵小脚殒命·····	(265)
第四十节	血溅聚义祠·····	(272)
第四十一节	狗娃爷除内患·····	(280)

第十一章

- 第四十二节 泰山庙南部受窘…………… (288)
- 第四十三节 茂盛商行设妙计…………… (298)
- 第四十四节 芳子信…………… (308)
- 第四十五节 血战七里岗…………… (314)

第十二章

- 第四十六节 “鹰 17 号”覆灭…………… (321)
- 第四十七节 万飞雕毙命…………… (332)
- 第四十八节 佐藤遗恨…………… (343)
- 第四十九节 “大老黑”飞镖杀水蟒…………… (346)
- 第五十节 轱歌一曲《壮士行》…………… (353)

第十三章

- 第五十一节 杨景伯夜闯“八大家”…………… (360)
- 第五十二节 扬法寺杨景伯布阵…………… (366)
- 第五十三节 山雨欲来…………… (376)
- 第五十四节 狗娃爷血洒疆场…………… (384)
- 第五十五节 班师凯旋停翅港…………… (394)

· 引 子 ·

历史的丰碑上将永远铭刻这一个日子：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一年一月二十日。

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以后，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的命令，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兼任政治委员，原新四军皖南云岭军部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军长兼任淮南二师师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联络、组织部队，动员抗日军民，与日伪顽展开悲壮激烈的战斗，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保存壮大党的武装力量。

1941年初，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冠以“公安”名称的军事、情报、治安组织“新四军盐阜公安处”应运而生，担负起搜集情报、除奸反霸、警卫华中局和治安管理等、刑事侦察、剿匪肃反及营救被捕同志和国际友人等浩繁、凶险的任务。新四军盐阜公安处的男女英雄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与形形色色的敌人斗智斗勇，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超的智慧谋略，挫败了一个又一个阴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盐阜大地上，他们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令敌人闻风丧胆，使人民欢欣鼓舞。本篇记述的是他们在1941年抗日战争最艰苦岁月里的战斗业绩，也是新四军盐阜公安处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

1941年，疯狂的岁月。新四军重整雄风，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在盐城的立足，引起了侵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极大恐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秉承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旨意，与日伪军勾勾搭搭。经过数月的密谋策划，在日

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的直接指挥下，日寇调集了数万日、伪军，对盐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

新四军盐阜公安处，受命于危难之春……

第一章

第一节 血染的黄昏

早春的晚风，轻轻掠过苏北平原的田畴，寒意依然袭人。夕阳洒下一片耀眼的灿烂，在东方几坨随海涛涌动的乌云边缘上勾勒出鲜明的轮廓。新四军盐阜公安处处长杨景伯一行十余骑，沿着串场河边密密的海柳林，匆匆往盐城方向赶去。马蹄在坎坷泥路上发出“哆、哆”的钝响，不时惊起栖息在海柳丛中的寒鸦、斑鸠、灰鹊。杨景伯二十八岁，典型的山东大汉，五大三粗，膂力过人，耍得一手好刀片，玩得一手好枪法。皖南事变那阵，他在云岭军部警卫营当教导员，负责保卫电台。战斗打响以后，很糟很乱。他将密码本一古脑儿揣进怀里，背上一部电台，凭着一挺轻机枪和一支20响德国造，硬是杀出一条血路，抢出三个报务员（原本四个，途中牺牲一个）。此举在新四军里颇为轰动，到盐城后，陈毅代军长以水代酒，和他连干三碗，末了，拍拍他的肩头：“好嘛，上海好汉猛胜虎，名不虚传！”

“老向，根据掌握的情报来看，日本鬼子要搞大动作了！”杨景伯紧蹙眉头，满腹心思，清瘦的“国”字脸上挂着征尘的倦意，一双幽深的眼睛，定定地看着灰蒙蒙的天际。

“是啊，看样子恶仗有得打的，军长、政委这么急着召我们回去，闹不好就有大的动作布置。”与杨景伯并鞍而行的是盐阜公安处情报科长向文达，四川汉子，小巧精明。他比杨景伯年长13岁，所以杨景伯总是称他“老向”或“向老兄”。

闲话间，前面传来“砰、砰”两声枪响，紧接着便是爆豆似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

“隐蔽！”杨景伯大吼一声，翻身下马，顺手将战马撩翻在海柳丛里。回头一看，十几个人的队伍，眨眼功夫就隐蔽得严严实实。杨景伯不禁为部下干净利索的动作喝声彩。

滩涂上斜刺里飞出两匹战驹，两名汗涔涔的小战士翻身落马。一个叫秦小林，一个叫饶栋，都是17岁，公安处最年轻的侦察员。由于年龄小的缘故，公安处里都管他们叫小林子或小栋子，除开会等正规场合外，很少称呼他俩的姓。小林子口齿伶俐，抹把汗报告：“报告首长，一队鬼子在‘三树营子’和狗娃爷的人打起来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狗咬狗！”向文达惬意地一咧嘴。狗娃爷是滩涂上一个颇有名气的盐匪，仗着五六百号人、三四百条枪，占着海边一溜46座盐灶，专干贩卖私盐的勾当。他们天不惧，地不怕，成了滩涂上的一霸，为盐上的生意经常和新四军后勤供给部门发生摩擦。这一交火，向文达颇有点兴灾乐祸的味道。

杨景伯绞着缰绳，眼睛却盯着前面的枪声紧密处沉思：“知道为哪门子干起来的吗？”

“还不是为盐？日本鬼子买他盐，钱出得贱了，翻了脸，鬼子动手抢，就打起来了呗！”小栋子道。

“向老兄，我寻思着该帮狗娃爷一把！”杨景伯缓缓地道：“狗娃爷是可恶，好歹是中国人。他跟日本人结仇，我们在紧要时候帮他一把，将来没准对统战、对公安处的工作有好处。像狗娃爷这类盐匪，最要紧的就是江湖义气。再说‘三树营子’是老狗娃的一个盐窟，万一老狗娃吃不住，败下阵去，让鬼子把盐这种重要物资抢走，对反‘扫荡’很不利，岂不帮了鬼子的忙？！况且，我军和盐阜人民也需要盐，五师李先念同志的部队就很缺盐的！”

向文达眨巴眨巴圆溜溜的鹰眼颌首道：“也是呀，这回让老狗崽子拣个便宜。不过，老弟处长，打一下就走。军长、政委还在等我们。我还想为革命多尽点力，为这老狗崽子舍命不值！”言罢，抽出背上的

大砍刀，奋臂一呼：“准备战斗！”随着杨景伯翻身上马。

杨景伯举起望远镜，只见约摸三四里外的甸子上，一队日本兵如狼似虎地追赶着一溜身着杂色衣服的队伍，距离越来越近。

“别急，等靠近了，冲出去杀他个措手不及！”杨景伯抽出腰里的20响德国造驳壳枪，打开机头。

“要得！”向文达川味十足地应一声，右手攥紧大刀片，左手握着他那支美造左轮手枪，看看火候差不离，一挥大刀片：“砍鬼子的头去，冲啊！”杨景伯眼疾手快，从小栋子手里抢过大刀。

十几匹战马，迎着夕阳，威风凛凛地发出嘶鸣，卷起一蓬长长的烟尘。刀片在夕阳里闪烁着喋血的寒光。“冲啊！”杨景伯匍伏在马背上，双腿紧箍马肚，驳壳枪发出欢快的爆响。向文达一马当先，率领七八个高举刀片的战士杀入敌阵，左劈右砍，好不得意。机枪手搂着机枪专拣鬼子密集处猛扫。正忙于追杀盐匪的鬼子，没料到从天上掉下一支凶悍的骑兵，经不住几个回合，便乱了阵脚。

“新四军，新四军的！”日军一个长脸军曹失声惨叫。

向文达嘴里恶骂一声：“见你的阎王去吧！”纵马扑过去，拦腰一刀把他劈做两截。一股鲜血溅过，“噗”地掉下两段，两根大腿在褐色的泥土上痉挛。剩下的鬼子，落荒而去。

“停止追击！”杨景伯命令。一个穿黑绸马褂的盐匪头目，涕泪涟涟地跪在路边：“新四军长官，受兄弟一拜，救命之恩，没齿不忘。”向文达望着溃散的鬼子，余兴未尽：“跑了一个当官的！”

“告诉狗娃爷，赶快把你们的宝贝盐巴转移到别处去，鬼子还会来的！”杨景伯扔下一句，拍向文达一把，一抖马缰，赶着夕阳而去。

向文达冲“绸马褂”哼了一声：“是中国人，就该像个人样！”

“绸马褂”唯唯诺诺，失神地看着渐渐远去的马队，猛地想起什么，蹙足劲发声喊：“新四军大哥，兄弟叫瘸腿子老五，日后有事用得着小弟的，尽管吩咐……”

向文达冲着杨景伯快活地一笑，使劲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枣红马长嘶一声，像一蓬燃烧的大火团，翻卷飞腾。

第二节 泰山庙新四军军部

泰山庙。新四军军部。

灰色的屋脊在夕阳的映照下，像煞一坨巨大的驼峰。悬挂在檐斗上的风铃，不时发出悦耳的脆响。院内院外，身着灰色军服的男女军人出出进进，来去匆匆。电讯室里，不时传来电键急促而有节奏的击鸣声。军旅特有的氛围笼罩着盐城这座古老的建筑。一株巨大的皂夹树，灰白色的枝条泛出青绿，陈年孑留的皂荚籽在晚风中颤悠。

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皂荚树下来回踱步，一条半新的军大衣斜搭在肩头。他有严重的胃病，还闹关节炎，都是在安源搞工运时留下的纪念。他受命重建军部，紧张忙碌，过度的劳累，老毛病越发闹腾得厉害，瘦削的脸上泛着赭青。一缕青烟在胸前摇曳，又幻成团团浊雾。大敌当前，恶战在即，身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他心系新四军部队，更念着华中人民，念着盐阜区。整整一天会议，对当前形势作出的估价是正确的。根据隐蔽战线同志的情报及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正酝酿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敌人很有可能想趁新四军刚刚组建军部，立足未稳，对新四军核心所在地盐阜区采取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为了应付不测，军部召开一整天军事会议，研究战斗方略。会议紧紧围绕面临强敌，部队是跳出外围，到大运河以西暂避锋芒，还是集中优势兵力，死守盐城，与敌人打阵地战。跳到大运河之西，固然可以保存有生力量，可是轻易移动刚刚组建的军部，放弃盐阜区抗日根据地，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极其不利的。说严重点属于战略逃跳主义。而大敌当前，集中优势兵力，跟敌人硬拚，也不可取。苏中、苏北地区，除军部及直属部队不足四千人，由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编成的粟裕第一师、黄克诚领导的第三师加起来也不过一万余人。副军长张云逸领导的由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的第二师正在淮南地区，肩负着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

浦路西的战斗任务，已相当艰苦，无法抽出兵力。彭雪枫领导的第四师，李先念领导的第五师，正在淮北、豫鄂边、芜湖、铜陵一带与日、伪、顽鏖战，且不说无暇顾及，就是能抽出部分部队，运动上也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战斗在江南沪宁线上的谭震林第六师，肩负着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牵制、阻止“忠义救国军”北渡长江，坚守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艰巨任务，使冈村宁次如芒在背，战事频仍，更是鞭长莫及。凭着区区一万余人，与数万装备精良的日、伪军硬拼，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日寇所期望的。这两条路都行不通，陈毅、粟裕提出放弃盐城，军部和华中局北移阜宁，将部队化整为零，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开来，打击敌人，开展游击战。从战略上讲，分分合合，有合有分，保存有生力量，“避其精锐，击其惰归”是对的，他同意这一决策。只要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不离开盐阜区，革命的燎原之火就会随时燃起，敌人即使占领盐城也难言胜利，反而会陷入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然而部队分散开来，战斗力就会相对减弱，特别是像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抗大及后勤供给部门这样非战斗单位，疏散到各级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中去很有风险。然而，就目前的情况看，又别无更好的选择。为此，他紧紧捏了把汗。

刘少奇深深地吐出一团浓烟，仰头看了看晚霞辉映的蓝天，几只早来的春燕，在晚风中戏嬉，发出嘁嘁喳喳的叫声。刘少奇清癯的脸上，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苦笑，心里沉甸甸的。安源闹工运，在白色恐怖下搞地下工作，他没有蹙过眉，没有畏惧过。现在，心里确实有一种难言的绞痛。鲁迅艺术学院华东分院集中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作家丘东平、戏剧家许莹，还有朱丹、海纹、孟波、章枚、沙地、金彪、金虹……他们都是民族的宝贵财富呵！特别是丘东平，才华横溢，深得郭沫若老兄的赏识，万一有什么不测，作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怎么对党对人民对文学艺术界的朋友交待呀！

“政委！”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悄然来到他的身边。张云逸是专程从淮南赶到军部开会的。“我打算连夜赶回师里去，要说的话，会上我都说了。我将组织全师将士，狠狠打击敌人，牵制日军的兵力，配

合军部反‘扫荡’。”

“唔，很好！”刘少奇满意地点了点头，伸过手去，“请代向全师的同志们问好！”

“一定！”张云逸紧紧抓住他那只清瘦而颇有凉意的手：“政委，有一句话，我还想对你说，你身体不好，肩上的担子很重，希望你能随军部一起行动……”

“云逸同志！”刘少奇抬起左手在张云逸厚实的肩上拍了拍：“我的理由在会上都陈述了，不需重复了吧！只是有一点，请你理解，我是华中局书记，是新四军的政委，还是鲁艺华中分院的院长。党的政治干部是不能离开一线同志的。根据计划，敌人真的大兵压境，军部机关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需要疏散，鲁艺、抗大都要疏散到地方政权或堡垒户中隐蔽起来，坚持斗争。我为什么不能？就因为官大？！党赋予我的责任就是组织领导部队和各级政权与敌人斗争，这样对掌握第一手情况，鼓舞士气都是很有益的嘛！”

“政委，我清楚你的为人。”张云逸轻轻叹了口气，使劲揉了揉刘少奇的手：“请多多保重，我回部队去了！”

“好，多多保重！”

张云逸毕恭毕敬地敬了个军礼，带着警卫员，翻身上马。

“别忘了，请代问同志们好！”刘少奇冲张云逸的背影喊了一声。

“一定！”张云逸感到心头一热，想说什么，终于什么也没说出口。他使劲在马肚上蹬一脚，出了泰山庙大门。

“政委，该吃晚饭了！”参谋长赖传珠不知几时来到政委身后。

“哦！”刘少奇应一声。开了一整天会议，午饭直到下午二点多钟才吃，心情压抑，加之胃部不适，刘少奇只吃了一点饭，喝了几口地瓜汤。参谋长这一提醒，他真的感到有点饿了！然而他没有动身，只是浓浓地吐出一团烟雾：“杨景伯他们有消息么？”

“他们已回电，今晚可赶回军部。刚才侦察人员报告说，‘三树营子’曾响了一阵激烈的枪声。”赖传珠说。

“军长知道么？”

“我已向军长报告，警卫团派一个连前去查看情况。”赖传珠说。

“山雨欲来风满楼嘛！”刘少奇仰头看了看靛蓝的天空，若有所思地道一句。

“你们俩在搞什么鬼呀！”刘少奇话音刚落，一个壮实的大汉从屋里大步出来：“政委，我还想和你谈谈！”

刘少奇见军长来了，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老刀”牌香烟递过去：“有什么好说的哩，该说的话早说了，无非是老调重弹嘛！”

“我就是要重弹老调的！”陈毅接过烟，接过政委的烟头，燃上火：“你到基层去太危险，万一出事，无法向中央交待，向华中人民交待，更无法向全军将士交待。这个担子，我陈毅这个代军长可挑不起呀！”

“老陈，你这个人一向很聪明，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刘少奇脸上露出一丝诙谐的笑：“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反‘扫荡’，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战略思想，也是符合苏北地区当前实际情况的，我完全同意。部队分散了，军部和鲁艺、抗大的干部都要疏散下去，总要有人组织斗争。再说敌人‘扫荡’下来，形势恶化，地方政权的工作会更艰苦，发动群众打击敌人，除奸反霸，反伪化，搜集情报，部队需要供给，这些工作都得有人去做，总不能叫你陈代军长去做吧！再说，我刘少奇这颗脑袋在敌人眼里，一向值几个钱，还能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已向中央报告，这一决定概由本人自己负责，与陈代军长无涉！我只希望你老兄带好部队，照顾好华中局机关，多打漂亮仗，就是对党中央、毛主席最好的交待，也是对我刘少奇的最好关心。”

“政委！”陈毅动情地叫了一声。虽然，陈毅和刘少奇共事时间不长，短短的相处，陈毅从心里佩服刘少奇的党性和人品，更钦佩他刚毅、沉稳、踏实的工作作风。身经百战的将军深知战争的残酷无情。他实在不忍心让敬爱的领导、风雨同舟的战友去冒风险。无论是军长，还是军人，他都有责任去保护首长，保护战友的安全。为了改变刘少奇的决定，他费尽口舌，甚至脸红脖子粗地动了几次肝火，都没能使政委有丝毫松动。这会，刘少奇话说到这一步，才华横溢的将军诗入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盯着政委清癯的脸看了半晌，心里充满怜悯

和抱怨，无可奈何地说了句：“那就等中央的决定吧！”

院墙外由远而近传来“得得”的马蹄声。

“杨景伯他们回来了！”赖传珠叫了一声，迎了过去。

“军长，政委！”杨景伯、向文达风风火火地跑进来，立正，敬礼：“杨景伯、向文达奉命赶到！”

“怎么到现在？”陈毅微微点点头，问。

“报告军长，在‘三树营子’和日本鬼子干了一仗！”向文达说。

“谁让你们打仗啦，难道新四军真的完蛋了，要你们公安处的人打仗？！”陈毅双手叉腰，虎下脸来：“谁让你们抛头露面逞能了？！”

向文达涨红了脸，觑了杨景伯一眼。

“老陈，让他们说说情况嘛！”刘少奇又给陈毅递过一支烟去，说。

“情况是这样……”杨景伯搓搓手，“我们走到‘三树营子’，正好碰上一队鬼子搂狗娃爷的盐窟，就冲了一下，打散鬼子，一者保住了‘三树营子’的食盐；二者我们想也许将来用得上狗娃爷的……”

“唔！”陈毅紧绷的脸松弛下来，冲政委笑笑说：“下不为例。你们的任务就是情报侦察，除奸反霸，维护治安，打仗不是你们的事。”

“是！”杨景伯、向文达悬着的心“咕咚”回到原位。

“我们到作战室去谈。”陈毅说。

陈毅、刘少奇、杨景伯、向文达一行走进作战室后，赖传珠对门口的警卫员叮嘱：“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政委，你先说说吧！”落座以后，陈毅从皮夹克里掏出一包白皮卷烟扔到桌上，自己燃了一支粗粗的土雪茄，在屋子里踱步。

“景伯、文达同志，根据可靠情报，日、伪军正密谋对我们盐阜区抗日根据地采取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中央军委指示我们，动员全盐阜区的军民，开展人民战争，坚决、彻底地粉碎日寇的‘扫荡’。你们盐阜公安处面临重要的任务：一是积极开展情报工作，运用一切手段，掌握敌人的动向。泰州是日寇苏北司令部所在地，是敌人的神经中枢，日军司令南部襄吉阴险狡诈，而又颇有谋略，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加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二是坚决镇压